

一神妙疆域篇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多马，富人有马至四五千匹。”乌孙故国盛产良马，是马的摇篮，马的家乡。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为与乌孙国共抗匈奴，接受乌孙昆莫猎骄靡求婚，远嫁细君公主与乌孙，并把乌孙赠送的马匹，谓之为“天马”（后又称西极马），赋诗：“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绥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自此“天马”行空，似匹匹传递友情的使者，联结着西域和中原之盟，商贸之旅。每年乌孙国将匹匹“天马”运至中原，中原将吨吨茶叶、丝绸带往西域，一直延续到清代。据日本学者佐口透在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书中述说，从对比交易情况整理列表统计看，每年商队马匹少至几百匹，多至上千匹，有时高达五六千匹。乌孙故国产马之盛况可窥一斑。由于乌孙国之马源源不断运往中原，“天马”扬名天下，“天马之乡”由此得名，“天马”良种也一代接着一代，流传至今。

乌孙国何处寻，据史料记载，乌孙故国就在现今伊犁河流域一带。伊犁河由巩乃斯河、特克斯河、喀什河三大河流汇合，它发源于伊犁南天山和北天山的冰川作用区，向西出伊犁流入巴尔喀什湖中。伊犁河流域分布有5个县：巩留、新源、尼勒克、特克斯、昭苏。5个县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具有得天独厚的“天时”和“地利”条件，无怪乎历史上乌孙国敢于归汉抗击匈奴，也是仰仗这块好地方。5县的居民大部分是哈萨克人，其中以新源县最多。因

此人们一提到天马之乡 就会想起那“逐水草而居”随畜移徙的哈萨克牧民，想到他们居住地那富饶美丽、气候湿润的特克斯河谷、巩乃斯河谷和昭苏高原盆地，想到分布在河谷山地中的绿草如毯的大草原和腾跃飞奔其上的骏马及牧民们洁白的毡房。

哈萨克族人与山分不开，哪里有山，哪里就有他们的足迹。伊犁河上游的崇山峻岭养育着哈萨克人民，也孕育出了风光绮丽，各具特色的大草原。

在伊犁南部有天山主脉哈尔克山和那拉提山。在哈尔克山最南端汗腾格里峰和托木尔峰下是著名的昭苏高原盆地。那里山势高峻 冰川矗立 气势雄伟 有着天山最大的现代冰川作用区。令人惊奇的是闻名遐迩的昭苏种马场，就在海拔近 3000 米的昭苏大草原上 全国众多优良马匹在这里配种 繁殖 驯养 然后运往全国各地 被称为现代“天马”的故乡。那拉提山的最高峰是以哈萨克民族英雄喀班巴依命名的。喀班巴依是哈萨克族乃蛮部落中玉兹阿布赉汗的主要将领。他英勇善战 屡建奇功 被哈萨克族人民誉为“喀班巴依”英雄，成为哈萨克人精神的象征。就在此峰高岭下是素有“鹿苑”之称的那拉提草原。它东傍那拉提高岭，西北是谷地断层，草原显现山坡状展缓起伏 山泉流淌 溪流纵横。缘着山脚 又河道交错 森林密布 似乎那草原与山浑然一体。这里雨量充沛 牧草生长旺盛 高及脚部 是巩乃斯大草原的主要夏牧场。每年 6 月之后，成群的马匹、牛羊、骆驼转入，成为草原最旺盛季节。

南天山还分布恰西、喀拉苏、包扎敦等草原。恰西草原是巩留县重要的夏牧场，是哈萨克牧民们消夏避暑的好地方。它是一个低山峡谷 长约 16 公里 宽近 1 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牧场。夏天你可以在此领略一年四季的风光：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绿绿碧透，山下红花艳艳 迷人极了。恰西草原降雨量丰富 终年湿润 牧草生长茂盛，齐及腰部的各种禾本科牧草是牧马的上等草料。这里的水含有多种矿物质，牧民都说喝了此水可以消食健胃，抗病祛邪。伊

犁的第一个草原旅游点“夏勒伯提·阿娜”就建在这里。“夏勒伯提·阿娜”是传说中哈萨克人的圣母，意为“恩惠之母。”

恰西草原还是伊犁著名的木材产地，其云杉最为著名。它粗壮高大，木结节少，纹理通直，为全国上等木材之一。据说 1959 年在恰西采伐的一株年轮 365 年的云杉，7 名工人轮流锯了整整一天才勉强锯下来。树桩上可站 20 个人，被称为云杉之王。

喀拉苏草原是伊犁著名的“五花草甸”草场，它位于特克斯县的克苗河峡谷中一条自西向东绵延的山岭上。山岭两侧沟谷密布、森林与禾草交织的山地，山顶是一个南北宽约 3~6 公里、东西长 40 公里的高台，在海拔 2000~2800 米之间。哈萨克牧民称之为“喀拉”意为“莽原”。80 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们专程前来考察，认为是世界上少有的第一流天然草场。

包扎敦草原与喀拉苏草原只一岭之隔，是伊犁最大的山地冬牧场。它四周环绕着冰山雪峰，形成封闭型的盆地。奇特的是这里虽然终年被冰雪覆盖，但临到冬季却并不寒冷，气温比别处要高出 6~11℃。更为有趣的是夏秋两季经常乌云翻滚，狂风大作，忽而又飘下鹅毛大雪；10 月之后，又马上风平雪止，冰雪融化，阳光普照，气候转暖。

包扎敦草原的发源地是库克苏河，水源充足，地表水丰富，据统计有 118 条大小溪流均匀密布在整个草原上。每年从 11 月起，特克斯县、巩留县、伊宁县等远近牧民赶着成千上万头马匹、牛羊转场到此越冬。从 12 月到来年 4 月是包扎敦草原最繁华、最热闹、最生气勃勃的季节。点点毡房星罗棋布地散布在山脚下，白色的羊群似繁星点缀在草原上；成群的马匹在河边饮水、洗浴。牧民们挥动着牧羊鞭，吆赶着牲畜，“噢嗨”声此起彼伏。真是人欢马叫，气象万千。最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落日映红了远处的雪峰，雪峰闪着光亮，将草原罩上一片金黄色，瑰丽无比。当落日完全沉入山谷，渐渐闪出一片银色光亮，顷刻，一片寂静，草原暗淡下来。忙碌

了一天的牧民开始架起毡房前那巧搭的三角架烧起铜壶，准备晚炊。这时不论你步入哪一座毡房都会喝上一碗香喷喷、热呼呼的奶皮子茶，喝下之后你会心情舒畅，解了疲劳。夜幕降临，当吊壶的三角架下的野牛粪快燃尽之时，不知从哪一座毡房里飘过来冬不拉的弹奏声，接着歌唱声悦耳动听，使一下子幽静下来的草原变得那么神奇和优美。

伊犁北部有天山支脉依连哈比尔尕山、婆罗科努山、科尔琴山。这是丝路北道的天险，有许多可以翻越天山的达坂（即山口），如依连哈比尔尕山的孟克特达坂，婆罗科努山的希南敦愣达坂，乌孙山下的塔勒奇达坂等。历史上的军事行动和商旅往来都是通过这些达坂进入伊犁河谷的。北天山沟壑层叠，也有许多知名的草原。这些草原多以山势而定，有的空旷开阔，一望无际，有的山水依连，沟岭交错，有的草场与森林交织，深峡与旷谷错落，既是草原又有沟壑。如位于尼勒克县境的库勒德宁大草原，在一望无际的平甸之中，却横着数里长的沟壑，与其他草原相比，又是一番天地。

巩乃斯大草原主要是河谷山地草原。草原总面积 1100 多万亩，有 800 多万亩的天然草场，清澈明净的巩乃斯河蜿蜒其间。巩乃斯草原东南北三面是高山屏障，向西是敞开的谷地，空气湿润，雨量充沛，整个草原自东向西，由高处逐渐向谷地延伸，海拔高度相差大，气候差异明显，在东部还是皑皑白雪，西部已经是百花吐艳的春天。巩乃斯草原就像伊犁地区的缩影，涵盖伊犁的地貌、气候，因此草原类型多样，有与高山冰川相连，气温阴冷多雨，海拔 2800 米以上，具有高山山地景色的高寒草场；有森林环绕四周，降雨量多，牧草生长十分旺盛，舒展缓慢的山地草甸草场；还有地势起伏、水草丰盛、分布在多雨的森林下限低山带的草甸草原草场，这是巩乃斯草原主要冬牧场，是大畜群春秋转场的过渡性草场；有气候湿润，土壤碱性较高，耐碱性牧草生长茂盛、稠密的低湿地草甸草场。这类草场主要分布在河谷低地的平原中，也是巩乃斯草原

主要的草场类型，占地 99 万亩，是优良的低地冬牧场；有芦苇繁茂、湖泊珠串，分布在平原地带的沼地草场，是大牲畜牛、马、骡等的冬牧场。巩乃斯草原是多种类型的草场，非常适宜大畜群牧放，在这里一群马就是一二百匹，一群羊就是三四百只，而且一色的品种，一样的毛色。马群洗浴、安卧、食草时，温顺得像那老绵羊，突然马群如排山倒海之势狂奔起来，你领略过成百匹马的狂奔吗？那种气势将使你终生难忘。一匹匹烈马从你身边嘶啸而过，你一下子显得那么渺小，就像一只小蚂蚁，随时会被那飞奔的四蹄踏得粉碎，真是惊心动魄极了。

最重要的是巩乃斯草原的鲜草产量高，面积大，亩产鲜草 400 公斤以上的草场占 70% 以上，每百亩的畜牧业用草远高于澳大利亚和国内平均水平而驰名中外。

除巩乃斯草原外，在北天山还有唐巴拉大草原。它是尼勒克县境喀什河峡谷草原的统称。得名于县城东南一个以唐巴拉命名的山沟。因为其沟东侧的山梁上有几块恰似玉玺印章的大岩石，哈萨克语将大印章子称为唐巴拉，故而得名。

唐巴拉大草原沿喀什河自东向西伸展，南北山岭高耸，有许多溪流从山岭流出，形成许多条沟。传说唐巴拉有 113 条沟、113 个景，阿肯歌手们可以即兴唱出每条山谷的奇观。唐巴拉山最独特的是沿喀什河峡谷分布的阿尔斯郎怪石带，这长约两公里的怪石带，远离尼勒克县城 65 公里。怪石的形状各异，大的像房屋，小的像磨盘，有形状如奋蹄的天马，静卧的蟾蜍，饮水的马鹿，翱翔的飞鸟……形象生动逼真，就像进入一个神秘的石头王国。更令人称奇的是石门驼石。只见两块高约 10 多米的巨石直立，恰似一座石门，清澈见底的河水从微闭的石门中流出；东边的一扇“石门”宛如两峰守门的骆驼，一峰抿嘴闭眼，一峰紧跟在后，似乎告诉人们，从这里出去是通向古丝路的莽莽荒原。

伊犁中部有阿不热勒山和伊什格里克山，这两座山分布在伊

犁盆地内。这里不仅盛产铜矿、铁矿,而且山上水草资源丰富,有良好的夏牧场,也有优良的冬草场。在群山中的岩壁上发现的连续不断的岩画群,揭示着哈萨克先辈们依山而牧的历史。伊什格里克山的苏阿苏达坂(哈萨克语“水达坂”)还是条翻越天山,通往南疆的重要路线。

伊犁众多的山系组成了伊犁 5 大河谷盆地,有伊犁河谷、巩乃斯河谷、喀什河谷、特克斯河谷和昭苏高原盆地,如前所述伊犁的草原就散布在这些崇山峻岭间,河谷、盆地上。

居住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人常说:“草原是马的摇篮”这话一点不假。伊犁草原上牧草繁茂,草的品种非常丰富,扳指数一下,也有几十种。有鸭茅、针茅、羊茅、草地看麦娘、无芦雀麦、大穗雀麦、老芒麦、滨草、狗尾草、狼尾草、薊草、粟、羽状短柄草、灯心新麦草、布屯在麦草、披碱草、鹅观草、早熟禾,还有紫花苜蓿、野生黄花苜蓿、天兰苜蓿、红三叶、白三叶、旱红豆草、香豌豆、野豌豆、木地肤、驼绒藜、冷蒿等。这么多的牧草品种,你只能在伊犁的草原上才能看到,其中有许多是世界上著名的优良牧草。亩产都在上千公斤以上。如被哈萨克牧民称为“塔日嘎克——确普”的鸭茅,又叫鸡脚草;针茅、羊茅,又叫酥油草(哈萨克语称为“凯乐太克塞孜——阿日帕巴斯”)的无芒雀麦,又叫无芒草;柯孜尔巴斯——恰里干”又名驴食豆的戏豆草,还有哈语叫“依赞”的木地肤,组成“五花草甸”的主要牧草,都是原产于欧洲的野生优良品种。由于伊犁草原呈立体状分布,以山势走向伸展,草原地貌各不相同,因此在不同的地段生长着不同的牧草,形成多种牧草景观。如在平坦、干旱、盐碱性高的荒漠化草原、山地草原地带,是灌木丛生多叶的伞状木地肤、矮小的针茅、驼绒藜、冰蒿、披碱草等;而在海拔 1500~2000 米中山带的山地草原,如那拉提、恰西、唐巴拉等夏牧场都是齐腰深的漫山遍野的梯牧草、鸡脚草、无芒草或红三叶及色彩纷繁的菊科花卉,白色的番红花、蓝色的马兰、紫色的牛蒡、粉白色的苍耳,犹如

繁花似锦的花草的世界，构成了五花草甸的奇景。而在海拔 2800～3100 米的亚高山草原地带，又是另一番牧草景色。在雪山群峰环绕下的千里牧场长着一色青翠碧绿的酥油草，有的高过膝盖，有的高及马头 绿绿的、深深的、厚厚的青草。成群的牛羊、骏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像锦缎一般。在雪线以下岩隙中生长的雪莲，薄如蝉翼的淡绿色叶状苞片，拢着微紫红色小花序集成的半球形花心，十分艳丽动人。哈萨克族牧民很崇信雪莲。他们认为雪莲能够避邪扶正，常将它悬挂在毡房床帐前；他们还认为雪莲象征吉祥、兴旺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 常以雪莲为信物 以表达坚贞纯洁的爱情。

伊犁草原诸多草类含有较高的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是营养丰富的上等好草料，牲畜吃了增膘很快。尤其是鸡脚草和酥油草更是伊犁马爱吃的口粮。草好要有土壤，伊犁育草的土壤不但肥沃而且种类繁多，有黑钙土、栗钙土、灰钙土、草甸土、沼泽土、森林土等 10 多个类型。其中最肥的要数昭苏的黑钙土，又黑又亮，抓一把捏在手中，便会流出黑色液汁。伊犁黑钙土是山土腐殖质土壤 是中性或弱碱性、微酸性 很适宜各类植物生长 在伊犁分布广泛，除昭苏高的盆地外，尼勒克、新源县东部都有大面积分布。即便在不讲究科学以人工播种的过去，牧草自然生长也很旺盛。伊犁的河谷多属湿润大陆性温带气候，是新疆降水量最多的地区 素有“湿岛”之称。其降水量越往天山深处越高 在高山草原地带，年降水量达到 500 毫米，有时高达 800 毫米。在海拔 2000～3000 米以上的高原，每当一片乌云过来，山脚下立时浙浙沥沥一阵阵雨，牧群在云雨中出没 很难分辨哪是云头 哪是牧群。更为奇特的是 雨是兜着圈地转着下 东边出太阳 西边又下雨，太阳转过来了 雨又转过去了 这样来回转悠 始终不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 使伊犁草原呈现出多层次的、千姿百态的风貌 使你领略到，犹如进入类似瑞士的草原风光之后，又仿佛到了英国小说

家哈代的《苔丝》中苔丝姑娘的家乡。

哈萨克牧民人人都爱惜青草，外来人无意践踏了就有人出来劝阻。他们听老人说过 在遥远的古代 先辈信奉自然崇拜物时 就把青草奉为生命的象征。他们最忌拔草或任意践踏青草地。哈萨克人最厉害的咒骂莫过于对拔青草的人朝着青天不停诅咒。相传远古时代，妖魔王在草原作怪，妄想霸占草原上的土地，牧民齐力抗争使它难于得逞。妖魔王又兴风施怪，吐出团团火焰喷向草地，于是大片草原变成焦土，牲畜没有青草，一批批死去，牧民无奈不得不流离他乡。这则传说教谕牧民爱惜青草，爱护草原，所以哈萨克人自孩童起就养成爱草护草的良好习惯。平时来往行走，只走草原上的土径，绝不踩踏青草。他们对草原的赞美，就像阿肯歌手唱的那样：

丰腴的青草养育了骏马，
肥沃的黑钙土炼就了马的硬骨……

哈萨克人爱草更爱马，马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马是哈萨克人的翅膀”作为草原、牧场的交通工具 牧民们须臾都离不开马。他们骑马放牧，从一个山沟到另一个山沟，从一个草场到另一个草场 马带着他们淌河、爬山、过沟、越岭 因此 他们爱马胜过爱自己，从不鞭打马匹。每当母马临产，他们便离开温暖的毡房，整夜守护在临产的母马身旁，精心照料，直到小马驹平安落地才松了一口气。如果你问起哈萨克人驯马、养马的经验，他们只是默默地笑而不答，一旦和他们混熟了，即会讲出许多关于马的故事来。哈萨克人厌恶偷懒的放牧人，将任意鞭打马匹的人视为恶人。但他们不挂在口头上斥责，而是经常抽空照料对方所饲养的马匹，天长日久，那被帮助的牧人也学到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渐渐改正了恶习 这种助人的风气，一直在草原上延续 直到今日。哈萨克

人用自己薰制的马肉、马肠作为最好的礼物馈赠客人，以马奶作为最好的饮料招待客人，以马驹肉款待最尊贵的客人，可见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

哈萨克人爱马、养马，更有那精心操劳的驯马人，他们长期挥鞭在偏僻的山区牧场，经受着狂风暴雨的洗礼，经他们驯养的马也像哈萨克人一样，在险恶环境中仍然风驰电掣，飞奔向前。

如今科学的春风吹遍草原，各类牲畜配种站遍布天马之乡，人工授精技术已被广大哈萨克牧民所接受、掌握，草原上也出现了第一代哈萨克牧民的大学生、留学生。一片片沙化、碱化而逐渐退化的草原经过飞机大面积的人工播种又出现了勃勃生机。一批批伊犁马从天马之乡输送到祖国各地，遍及全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

这就是伊犁，这就是爱马的哈萨克牧民，这就是天马之乡——伊犁的山、伊犁的河谷、伊犁的水、伊犁的大草原。

许培龄

温 泉

在哈萨克族牧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在很久以前，一个寒冷的冬季，一位年轻的猎人在山林里狩猎。山林中铺满厚厚的白雪，猎人俯卧在雪地上，一连三天什么猎物也没有捕获到，他又冻又饿，很沮丧。正当他非常失望的时候，突然一头牡马鹿出现在邻近峰下，猎人惊喜万分，拼命向马鹿追去，并一箭射伤了牡鹿。奇怪的是那头马鹿倒下后，不一会儿就一跃而起不见了。猎人在追赶马鹿时不慎摔伤了腿，他忍着疼痛，循着鹿的血迹找去，来到了一座冰川下。那里雪峰高耸，冰川林立，寒气逼人，谷底却冒着热腾腾的白气，烟雾缭绕，像进入仙境一般。猎人顺着雾气望去，看见了那头负伤的牡鹿，正站在谷底一座悬崖上，身体紧贴住岩壁，用岩壁上流淌着的泉水冲洗伤口，很快伤口的血就止住了。鹿抖抖身子，像未曾负伤似的，吮吸了几口泉水，在山涧蹦跳了几下不见了。猎人看呆了，于是也来到那座悬崖上，试着用手捧起一捧泉水，泉水热呼呼的，猎人将手中的泉水洒向伤口，感到舒服极了。他马上将伤腿贴在岩壁上，用泉水擦洗起来，不一会儿腿上的红肿消失了，腿也不痛了。泉水淋在身上，光滑滑、细腻腻、暖烘烘的，浑身的疲劳一下没有了。猎人兴奋得跳了起来，一口气赶回阿吾勒，告诉乡民们自己看见了“神鹿”，发现了“神泉”。从此后，不论春夏秋冬，不管路途多远，哈萨克族男女老少都骑上马，骑上骆驼，带上干粮去有热泉的地方洗浴、疗病，直到现在。

哈萨克族牧民长年累月生活在草原上，极易得寒腿病（关节炎）风湿病。温泉是他们的天然诊所。在他们的心目中，温泉是能治百病的“神泉”。哈萨克牧民亲切地叫它“阿尔向”，意为“神圣的水”。哈萨克族阿肯将它看作神话传说和诗的源泉，在他们的弹唱中，温泉之水永远是他们说不完的故事，温泉之景永远是他们唱不完的题材。

据勘查，在天山深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地热带，沿这条地热带散布着许多温泉点，粗略统计有 30 多个，仅伊犁地区北天山喀什河谷温泉群，已命名的就有 16 个，主要分布在尼勒克县的崇山峻岭中。此外，沙湾、乌苏、博乐、新源、巩留、特克斯、昭苏等县也有分布。这些温泉点与全国各地的温泉相比，尤以伊犁地区唐巴拉草原上的喀什河谷温泉群堪称奇中之奇，奇就奇在它位于天山腹地冰川区中，在海拔 3000~4000 米的地方。从温泉区沿山麓向上走 10 多米，便是冰川地带，那里冰川纵横交错，形状各异，有覆盖于山顶的平顶冰川，有布满山谷的山谷冰川，其状如树、如柱、如龙、如蛇、如马、如驼、如虎、如鹰，随你想象，还有经冰川裂口流淌出的水流，长年浸蚀而成的各种大小冰洞，如斗、如室，仿佛进入北极世界，满目极地风光。令人惊奇的是有的冰岩附近，竟有野花绽开。而冰川下的温泉区却是热气腾腾，地热水从深浅不同的岩壁石缝中涌出，形成水温各不相同的泉水区。有的地方泉水刚从山缝中溢出，温度高达摄氏 60 度以上，哈萨克族牧民便把泉水分路引下，至一定距离，分垒几个池子，水经流淌散热，聚在池中，刚好达到人能进去洗浴的温度。有的地方哈萨克牧民根据泉眼不同的分布区，设置泉塘，分作温泉、热泉、喷泉、沸泉等。他们最喜欢用木板盖成简易的木桶式的浴池，拨开板壁上的一个铁管里的木塞，泉水便哗哗地流下来。温泉和热泉的水温分别在摄氏 20 度和 30 度以上，沸泉的温度就高了，多在摄氏 80 度左右，据称鸡蛋放进去也能煮熟。温泉和热泉多从沟底石丛中的石缝流出，喷泉和沸泉的泉眼却多在悬崖

上的岩壁裂罅中。

夏天阳光照射在冰川表层上，渗出一层薄薄的冰水，逐渐汇成涓涓细流，从高处洒下，流入山谷中，甚为壮观。谷中鲜花、绿草、森林交织，气候凉爽，景色宜人。每年 5~8 月份，哈萨克牧民纷纷来到这儿，有的依坡搭起简易毡房，有的用树枝搭成更简单的窝棚，有的干脆就在山坡下挖个原始人住的洞穴，白天去温泉洗浴，晚上睡在里面。一些患有关节炎、腰痛病、皮肤病的人更是成天坚持泡在池水里。有的全家来到这里消夏避暑，沐浴健身。这里昼夜温差很大，如遇夜雨，凌晨时分穿上皮袄还冻得瑟瑟发抖，但是从温泉里沐浴后的哈萨克牧民却都光着上身坐在岩石上乘凉。牧民们有种说法，洗浴天数必须为单数，最少 7 天，多可半月，因此他们一住就是 7 天半月。走时，将各色花布条和马尾系在灌木丛上，以图吉利。

冬天，四周群山冰封雪盖，寒光四射，但泓泓温泉水仍然汨汨流淌，尤其那悬崖上的沸泉池翻滚着热浪，水面冒着气泡，水花不断被沸腾的热水溅起；冰川、温泉、热流、寒气交混在轻烟缭绕之中，别有一番景致。如果说西安临潼华清池因杨贵妃沐浴而负宫廷温泉之盛名，重庆温泉又以山城温泉而驰名国内，那么这里的温泉就可谓是冰川悬崖之温泉，奇中之奇了。如果说华清池温泉、重庆山城温泉之景透露出的是祖国山河的秀和翠，那么这里的温泉之景更多的是大自然原始的粗犷、险峻和花与冰、冷与热、生命与大自然交相争辉的鲜明对照，是生命的顽强和不屈。

这里的冬季还是马鹿经常出没的季节。哈萨克族牧民中有出色的捕鹿能手，每逢 3~4 月马鹿产仔时节，猎人浑身用羊皮包裹起来，带上干粮，埋伏在马鹿经常觅食的雪中，专门捕捉小鹿，然后圈养起来，按季割下鹿角、鹿茸，卖给国家。

牧民们将这里的温泉点分别命名为喀什脑子温泉、克特温泉、巴尔盖提温泉，其中巴尔盖提温泉离尼勒克县城最近，有 58 公里，

其他两处分别为 178 公里、112 公里。如今巴尔盖提温泉已筑有两座较现代化的红砖浴室，均建在峭壁上，一年四季都有人来此疗养。伊犁著名的温泉还有昭苏县夏塔古道上的夏塔温泉，特克斯县的阔克苏温泉等。此外，位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也是新疆天山中温泉分布最多的地区，知名的温泉有奥特克赛尔塔尔登温泉、阿尔夏提温泉、布格达不温泉，也是哈萨克牧民常去沐浴、疗养的地方。

温泉中含有 10 多种矿物质和气体，有碳酸盐、硫磺、碘、磷、氢、硼、溴等，其中硫磺含量最高，浴时有浓重的硫磺香味，浴后皮肤光滑、细软，非常舒服。温泉水还可饮用，因各泉点所含矿物成份不同 饮之 有的可通便 有的可止泻 有的可消食开胃 强身健体，难怪在哈萨克人的心目中温泉之水是能治百病的“神水”。

天山中的温泉很多，但在新疆最有名的温泉还是阿尔泰山中的阿拉善温泉。阿拉善温泉位于阿勒泰地区福海县以北，在阿尔泰山腹地 1400 米的山地上。这一地带是阿勒泰最优美的夏牧场。阿勒泰地区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哈萨克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位于这一地区的阿尔泰山不仅是座金山，而且山中泉水纵横，又是一座泉山。元代诗人耶律楚材曾在《西游录》中写道：“金山之泉无虑千百”，可窥一斑。阿拉善温泉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而以其迷人的景色和优质的泉水而取胜。沿山走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迤邐起伏的绿色草滩，草滩上铺盖着层层鲜艳夺目的野花，在微风吹拂下，仿佛一条条飘忽不定的五彩长绸。雨后，草中会涌出一团又一团各色蘑菇，撒在洗涤一新如绒如毯的绿草上，十分诱人。山坡是一丛又一丛的灌木，郁郁苍苍，有的上面开着白花，有的结着红果；一棵又一棵秀丽的西伯利亚冷杉或挺拔的西伯利亚云杉按不同的组合或一棵独立、或两棵相衬、或三棵环抱地散立在起伏的山坡草地上，宛如一幅幅静态的田园风光画。再往前走是漫山遍野的西伯利亚云杉、冷杉、红松和落叶松构成的原始针叶林，河谷是欧洲山杨和西

伯利亚疣枝桦 青郁苍翠。进入泉区 到处是奇岩怪石，一道道陡峭的崖壁直插云天 泉水从崖壁上流下 发散着热气 真是千岩竞秀，万峰峥嵘 薄雾轻云 缭绕缥缈。泉区共有 8 个泉眼 哈萨克牧民分别命名曰：“热泉”、“血泉”、“喷泉”、“冷泉”、“乳泉”、“心泉”、“蛇泉”、“眼睛泉”和“虫泉”。其中前三眼泉眼最大，直径有 7 公分左右 均从峭壁石岩的裂隙中流出 分槽引下。特别是“喷泉”水从石岩罅隙中喷出 7~8 米高后溅落 水温约在摄氏 50 度以上 喷起的水珠在阳光照耀下闪射出七彩光环，周围环绕着热气形成的白雾 一圈又一圈 转换着色彩向外散去。水温最高的在摄氏 55 度以上，最低在摄氏 34 度左右，最大水流量为每秒 6 升。据测定 水中含化学惰性元素氦、氟可溶性二氧化碳及其淡热水度均达到国际国内医疗矿泉水标准 并含有钠、钾、钙、镁、铀、镭和重碳酸根离子等微量元素 而矿化度却很低 此外 还含有氮、氧、氢、氫、甲烷等气体，对治疗皮肤病、风湿病、神经衰弱等疾病有特殊医疗作用。

温泉的用途很广，不仅可以沐浴、饮用，在医疗上还可利用于蒸疗、拔罐、沙浴、吸入疗法、肠浴疗法 温泉水还可以浸种、育秧、保苗、催促农作物早成熟 提前收获。

现在政府为使阿拉善温泉更多地造福于人民，拨专款、派专人对它进行修整、建立疗养院，盖起了蓄水池和浴室。这些建筑散落在山坡上的林木丛中，安宁静谧，与哈萨克人的毡房相映成趣。去温泉洗浴已成为哈萨克人的健身习惯。阿拉善温泉热闹非凡，成为新疆各族人民消夏避暑和疗养的胜地 堪称塞外“华清池”。

许培龄

伊犁马

新疆知名的马很多，有巴里坤马、焉耆马、龟兹马，但最闻名的还是伊犁马。有首新疆民歌中唱道：“骑马要骑伊犁马”。伊犁马体格高大魁梧，外表清秀灵活，眼睛明亮，胸围开阔，耳小额宽，更有一身锦缎般的枣红色皮毛，骑在上面，威风凛凛。

伊犁马产于“天马之乡”，是哈萨克族人民与当地其他民族经过长期选育、驯养、改良、培育而形成的优良品种。它的前身是伊犁哈萨克马。伊犁哈萨克马是在自然淘汰过程中形成的当地马种，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远在公元前 8 世纪成为哈萨克族族源之一的塞人、大月氏、康居、阿兰等部落民族就以牧马为主，驯养优良马种。当时部落战争频频，马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成为战场上必需的战斗员；牧民“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马又成为最主要的运输员，同时马又是部落间加强合作相互联系的主要馈赠物，更是同中原以物易物的商品和贡品。马在古代具有如此重要的功用，各草原民族不能不养马、育马，将马视为生命，精心培育。在他们的史诗中《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都有对驯马人和英雄坐骑马的描述。

到西汉时期，塞人、大月氏、阿兰等部落民族被哈萨克族的先祖乌孙融入后，乌孙即拥有 12 万户，63 万人口，当时河套地区的蒙古马，与乌孙为邻的大宛马也被带进了乌孙国，乌孙国更是以盛产良马闻名于世。其马外表魁伟、奔跑速度快、耐力强，被汉武帝赐